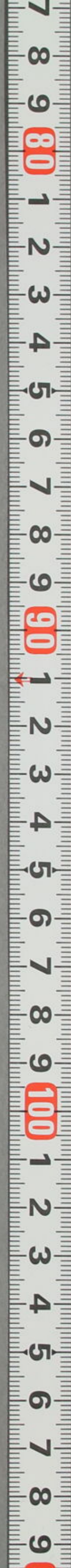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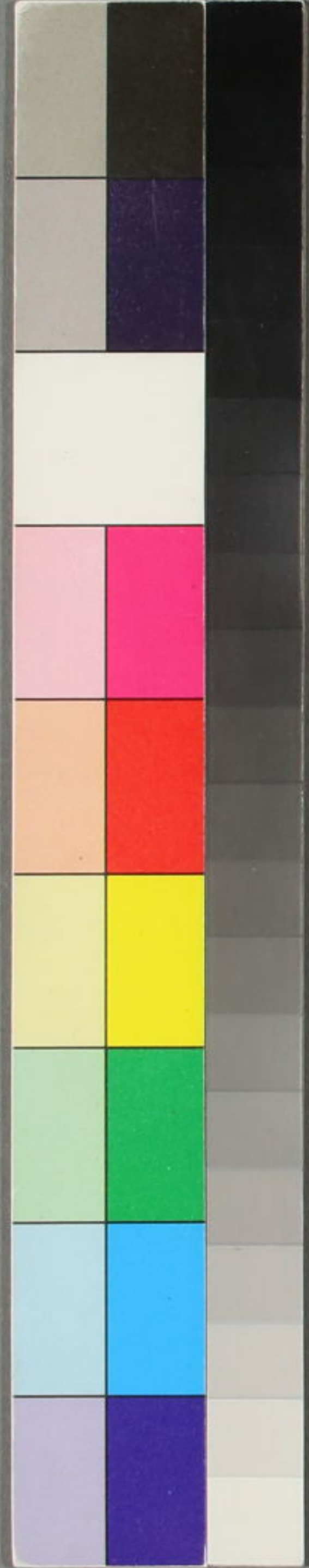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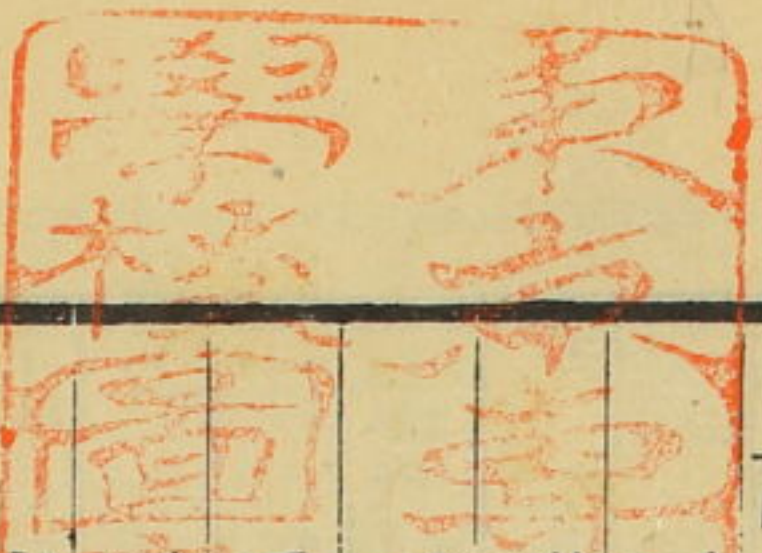


金文雅

和16
343
3



利
296
3



金文雅卷九目錄

記

三友軒記	王寂
瑞葵堂記	王寂
五松亭記	王庭筠
<small>河南通志</small>	
香林館記	王庭筠
<small>沂州志</small>	
湧雲樓記	趙秉文
適安堂記	趙秉文
寓樂亭記	趙秉文
種德堂記	趙秉文
寶墨堂記	趙秉文
葉縣學記	趙秉文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small>祖庭廣記</small>	
劉濟之忍齋記	李俊民

金文雅卷九目錄

所錢文
有物邦

重修浮山女媧廟記

李俊民

睡鶴記

李俊民

東平府新學記

元好問

警巡院廨署記

元好問

金文雅卷九

秀水莊仲方編

記

三友軒記

王寂

大定歲丙午冬仲月子繇侍從出守汝南既視事之明年即州之
 北得敗屋數楹旁穿上漏不庇風雨迺命枝傾補罅仍其舊而新
 之公餘吏退以為燕息之所兩簷之外左有筍石屹然而筆卓右
 有仙榆蔚然而蓋偃每佳夕勝日子幅巾杖履徜徉乎其間至於
 倚蒼壁而送飛鴻藉清陰而遊蒙蜺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心
 如堅石形如槁木陶陶然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其為樂可勝
 計耶予自是與木石有忘年莫逆之歡因榜其軒曰三友客有過
 而問焉曰竊聞吾子杜門屏迹交親解散其所友者誰歟予指以
 告客仰而歎俯而笑曰曩吾以子為達今子之鄙至此乎所謂筍
 石者鱗皴枯燥不任斤鑿此固無用之石也所謂仙榆者離奇卷

曲不中規矩此亦不材之木也人且賤而棄之曾不一顧子惡取而獨友于是哉予曰嘻若知其一未知其二向有牛奇章之嘉石錢吳越之大樹則第以甲乙衣以錦繡矣予雖欲友其可得乎今以予僂人與夫頑石散木皆絕意于世而世亦無所事焉此其所以為友也夫人情之嗜好固不在乎尤物而在乎適意而已然必先得之于心而後寓之於物故無物不可為樂如謝康樂之山水陶彭澤之琴酒嵇康之鍛阮孚之屐雖其所寓不同亦各適其適也子意以為何如客曰是則然矣奈何木石無情奚足以知子之區區如此予曰不然人之遇物但患不誠果能以誠則生公之石可使點頭老奘之松亦能回指幸無忽客愧予言茫然自失宜其有會于心者乃相顧一笑而去予因以是言而刻諸石實丁未夏四月望日三槐王元老記

瑞葵堂記

王寂

沃為河朔名郡而臨城其輔邑也臨城本房子之故地由兩漢晉

唐以來通以子男之職治之自天寶改元而後始有今名按其圖古縣治去贊皇山西南六十里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于泚故溪山勝概人物繁阜視他邑不為下然頃年多盜晝夕有桴鼓之警部使者督責有司救過不暇黠胥悍卒因緣為姦以至逋租匿役民罔克堪故吏之當臨城者往往畏避如探湯然遼陽王君安中來尉是邑至則引見耆舊問弊所先僉曰吾鄉本無事歲苦官兵以擒賊為名其實擾之王君天材精敏夙有志于行道迺相與謀諸同事曰蕞爾國夫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王事均也吾輩豈可坐視斯民為豺狼魚肉乎于是逐乾沒擊強梁凡細民為盜攀牽里誤者悉澡雪而撫存之未幾暴客相率以去闔境恬然昔時田里悲痛之聲化為歌咏民氣以和越明年燕居之側丹葵數種異本而同枝狀如駢拇及其末也分而為雙花竝秀如紅玉連理翌日黃童白叟聚觀歎息舉欣欣焉相告曰我公憂民遑遑如不飲食宜如此其報也已而壽酒于堂且揭其額而書之曰瑞葵客有自

臨城來者目擊其事具以王君懇力請于予曰是事固不足道然亦一段奇也管城子楮先生幸無恙謾爲我記之予應之曰是大不然昔唐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東昌黎先生頌其德宋晉陵邵叶宰新昌之三月芝五色生于使舍山谷道人紀其實彼草木何知猶能託循吏之功名藉鉅公題品卒表見于後世豈臨城之葵不及河東之木與新昌之芝乎所恨不遇才名如退之魯直者不使王君之名與天壤俱矣夫天時人事之際其實甚明然必有可致而致之況神奇之產豈偶然哉予意其造物者不特爲惠政和風之徵亦有以見傾心向日之義也或謂王君有濟時之具久沈下僚豈明月夜光無先容而不能前者耶抑窮通有數時不至而不可強者耶雖然以若所爲決非翱翔蓬蒿者吾子其勉旃要當鴻漸于此而羽儀天朝矣乃兄建中學問仁義暴白于天下與予莫逆于今餘三十年始終如一觀其兄可知其弟之爲人故敢期以遠者大者嗚呼凡百有官君子莅民從政不可以

不誠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而未有能動者如王君其可謂至誠也已此予所以樂爲之書以告來者庶幾咸有王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

五松亭記

王庭筠

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然猶臥龍嶺峪爲首天平爲脊黃華爲脅魯班門爲尾迤邐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蓋窮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黃華之佛祠天平之道宮今爲墟矣惟洪峪寶巖寺爲獨完寺創于高齊天保初至本朝泰定中寶公革爲禪居鐘鼓清新林泉改色始爲天下聞寺李輔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嘆曰寺固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蔽虧而游目騁懷者有所未盡必當得其全遂絕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斷壑有平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有亭焉豈前人欲有爲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笑曰此留以遺我也于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簷

桷翼然出于蒼髯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之春庭筠嘗一
到其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逶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
則魏堂修廡隆樓傑閣駢列層見澗竹巖花諸山繚然竊然嶄然
峩然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絲絡繹呈巧獻怪大略皆退之南山
詩中所謂或如云云者而詩尙未盡也乃知輔之之善發其秘此
亭之得全而有功于此山也吾歷山多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
一二數卽山中求之其華隱妙巧與人意會者亦無如此亭焉加
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之龍蛇聽夜風之琴筑
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文于吾以爲記吾
于是山已結是緣雖不吾乞尙爲之輔之燕人名弼輔之其字也
清慎有禮敏于政事

香林館記

承安四年

王庭筠

承安四年春二月上以右宣徽使張公出守沂州明年公以書抵
庭筠曰吾下車奉宣詔條夕惕不敢暇逸逮今州民始孚僚屬一

日謂吾曰民則安矣公亦勤矣盍謀所以燕息者于是築香林館
館在思賢堂之東南環階植青梅緇梅臘梅數十株開時花氣宜
人故以名焉旁有壤垣崇卑不齊乃礮石絡以蔓草蒼然如幽山
斫竹開徑回繚蔽翳地纔數畝行者跬步相失疑其無窮也南亭
曰雙清東庵曰香界夫爲是者非徒燕息而已蓋將以致思于其
中人之思出于心心爲俗物所敗則亂故治心者先去其敗之
物然後安旣安而思則思之精吾退食自公隱几孤坐每閱書至
西耳目之所接及者乃林風竹月耳無一物相敗吾心甚安乃益
思所以事君與夫治身治家治民凡有爲者庶幾乎無愧焉僚屬
初閱吾勤而不知重吾勤也爾當以此意爲之記庭筠復書謝曰
公之治沂也馭民寬馭吏嚴橋梁修學校舉野無廢田庭無留訟
其爲政播于人者如此政隙游戲翰墨詩句高遠似唐人書畫圖
美似晉人豈特似之眞得其意焉其遊藝散落于人者如此乃日
坐香林思而得之者歟則其事君與夫治身治家治民之道可觸

類而知異時端委廟堂以紹父兄發爲勳業者亦必思之審矣賤子其拭目觀之庭筠旣以此謝且以爲記公名汝芳字仲賢太師南陽郡王之子平章政事莘國公之弟高才絕識言議英發風標玉映氣壓一世云

湧雲樓記

趙秉文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旂表以五筵廣三之二牕闔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玉門右控大鹵太行倚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臯落之山昔湯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存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絺絰以清郊鄜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皦檻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纊而温爾縲其單觴于斯咏于斯

適安堂記

趙秉文

冥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窳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怡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其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涉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咏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

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途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為事苟以採山釣水為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為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于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為雨露霜雪下之則為江河井泉激之則為波瀾之則為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刊之石客為誰滏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趙秉文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大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薊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門開其腹恆山枕其足注以衡漳塹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遺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甯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之棲棘于此越明年政成乃卽城以為亭因隍以為池引洩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為士民遊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徵公妙亭仔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于山漁者樂于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知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為仁者靜乎抑為知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于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用沙邱也北走恆山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按冀部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

盡化為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跡但見孤城斷址
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于醉夢之場而馳
騖于功名之會至于茫然疲溘然盡其亦知有不芒不溘者乎雖
然物與我相為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
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種德堂記

趙秉文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為
善于家而責報于幽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則在其
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照在乎地
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
及其子孫理固然也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
聞而皋陶庭堅之祀忽諸意者猶以為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
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
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

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如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
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幹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
歲寒之後其不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圃也萬物一果蓏也無德
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既蠹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
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為榮華夕為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
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
菡萏自託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
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
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亦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
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
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美之氣也故能秀
而不能實能蕃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闕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
之再榮水之涸泆也者亦時有之樂麋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樂書
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之力也至于榷楠豫章其

蟠根也既深其流蔭也必大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為司徒八葉而為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覩聞也其餘田侍郎慤等以直道被誣陷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洞泐者也若趙舉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于梗楠豫章蟠根既深流蔭亦大則于公見之矣云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寧而壽考翁翁赫赫聲勢震耀持梁刺肥頤指氣使使大官要職親族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同而性所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廣居室蓄聲妓矜富貴世俗為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斯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貞忠此公之所以為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于公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浚其源疏而達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

是之謂乎

寶墨堂記

趙秉文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
寧僻無隘今夫文于天日有圍月有闕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
風雨霹靂霜雪砮轟震耀縱橫森列文于地山錯峙為堂為翠水
相薄為淵為洞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
涯者似白者似口者似鼻者文于人肥瘠長短踣跌戰鬪山有夔
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
歷秦原經洛汭求之于蒼煙寂寞之濱得之于敗楮蠹簡之末然
後為快也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
旦移之于佔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于前及夫崔
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牕棊几如見其人此亦
閒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
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于燕秦齊晉之間

聞有石刻雖深山曠澤必命齋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哀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摺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于私第榜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于竹帛銘于鐘鼎僕雖老矣尚能為吾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葉縣學記

趙秉文

太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竅以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育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唐舜禹相授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人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于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高明博

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于治國平天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大高極行之論無荒虛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于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祀孔子而葉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歟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遊刃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為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廚咸備而法士興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心良能第未有以啟之耳頗有以葉公好龍之說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績文為進退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為鄉人

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尚爾況夫吾儕也乎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亨六籍厄于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厄于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于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記

劉濟之忍齋記

李俊民

彭城劉君巨川治別室之西偏顏曰忍齋卜日會諸同志落之鶴鳴怪而問焉劉君曰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在人則尤甚焉人情甚不美小有不協至于按劍相怒沒齒而恨不解是何耶血氣之

所役也忍之之意非敢望于聖人蓋將以自警耳孔子語門弟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成王命君陳亦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聖賢以忍之一字諄諄而告人者于血氣方剛之時而戒之也昔之人有能之者如張公藝之忍于家朱將軍之忍于敵耳餘爲功名而忍王謝爲性命而忍元載以鼎餗之饑忍于笑翁思以狗曲之辱忍于醉師德之忍于唾懷祖之忍于罵是皆不以一忿而動其氣其得聖賢之心乎吾名吾齋亦猶是也鶴鳴喟而嘆曰異哉未有無事而忍者若予之言所以自處者得之恐非所以處人者得之于已失之于人可乎夫情深則忍匿理到則心服與其匿怨孰若服心我以情恕彼以理屈則門外負荊者皆接踵矣莫不釋然開怡然暢廓然通無一毫芥蒂于胸臆初以自警卒能警于人過此以往足之所履皆君子之忍齋也獨戚戚于一室之內何其自狹也劉君于是矍然而起拱手而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請刊其說于石以廣其傳

澤之為郡在太行山之頂其四面亂山環列東向之突然而起孤高峻絕不與眾峰相連者曰浮山也山之腹有巖穴中有二像廟而祭之傳者以為翁婆神民人之為嗣續計者往往禱于是焉按圖經翁婆神在郡東南二十五里浮山北陂上宋元祐六年建計屋八間共二十二椽周圍七十五步又紹聖三年丙子李旦亦言此廟是元祐六年及觀至和二年郭寶碑已重修矣圖經所云元祐六年建亦重修也究其原莫知所從來或曰女媧廟並無所據按淮南子云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立淫水止冀州平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民追而祀之其以此耶傳者通謂之浮山神大定二十六年郭道琪等增舊制而新之蓋五載工始畢值貞祐甲戌兵火復毀逮大朝庚子本郡次官趙唐以其男山兒幼亡不能忘情因謁是廟慨然而生起廢之心遂命耆老張珏輩庀工計

重修浮山女媧廟記

李俊民

費又令總領景用與提控許堅督其役斧斤者瓦甍者版築者不召而從不鳩而集富者輸其財貧者竭其力不日而告成自是得男女三人又從而起敬焉辛丑歲三月十八日會郡人而落之索余記其事將刻之石姑以前人所聞而書之噫人而無後為不孝之大然人生于天地之間果由乎人哉或得之于卜如成季者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或得之于夢如唐叔者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周之翰皆嵩嶽之神魯之儒乃尼山之秀是山也果能以英靈之氣賦子于人者乎求而得之者有之不求而得者神何與焉天地萬物父母也物莫靈于人天地之委蛻也豈私于人哉夫臧孫達之有後也以德其所求者異于人辛丑年三月十五日記

睡鶴記

李俊民

人之情有所甚好有所甚好而不得則必見似之者而喜非徒好之蓋感而有所得焉濠梁之魚得之樂山陰之鵝得之書支道林之鷹與馬得之神俊不有所得夫何好焉鶴鳴之好鶴亦猶是也

鶴也者物之生于天而異者也其性潔而介其聲亮而清潔而介則寡所合亮而清則寡所和獨孤高自處飛鳴于霄漢之上豈求其異也哉蓋天之所賦者異也夫才高則無親勢孤則失眾鶴奚恤焉若或矯情自逸下同于類類之黨變其常而喪其真非鶴之德也非鶴鳴之所好也叔世道衰天物暴天思其所好而不得逮丙申歲于新居之側有蹲石曰睡鶴昔人取其似而名之鶴鳴見其似而喜之事與心會豈偶然哉三復觀之其骨聳而奇其背脊而僂其頸宛而啄箝若無意飛鳴者雖沉潛靜默有飄然物外之想疑其孤高之過為眾所棄而自晦歟抑衛人之軒不足乘歟烏程之樹不足棲歟將遺世遠舉羽化而仙此特其身化歟不然何為不飛不鳴日游于睡鄉者乎謂其果不能鳴則陳倉之雞胡為而鳴耶謂其果不能飛則零陵之燕胡為而飛耶吁是時也以飛鳴而望於鶴不可望于石尤不可姑以其似而又有所得故感而為之記云

東平府新學記

元好問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徙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為聖作者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叅知政事高公霖同出于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址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莅政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

近闡闡秋隘殊甚非絃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朝庀徒葺事工力偕作首勅禮殿堅整高朗視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袞鄒充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於齋館庖湏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晁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朱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菜于新宮立弁朱衣佩玉舒徐岬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大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翼日學之

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者著于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新民二者相爲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爲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于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嘗見于設施而去焉者爲之師教以德以

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揖讓酌酢升降出入于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

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
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
捷以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棄之爲匪
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
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摩爲捭闔爲鉤
距爲牙角爲城府爲弄攫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蓋藏
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諛爲力詆爲貶駁爲譏彈爲姍笑爲凌轢爲
癡癡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劫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妾
婦妬爲形聲吠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靜爲張互爲結納爲
勢交爲死黨爲囊橐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
螫爲蠱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
合謾疾而爲聖癩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旣而古今
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爲危怨讎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惡惡不
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

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服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
若自附于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
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
存亡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
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羞之而不爲竊無
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
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爲
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
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
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
于一時浮虛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晉魏之易與
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
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己者矣
故備述之旣以自省且爲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

士龍江張某自誦讀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衍聖必其為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為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元好問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為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為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于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傯為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子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為民居罅漏邪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奧廚庫井廡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即以其事屬余記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勞其心者逸其身

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為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為不智可也故余樂為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金文雅卷十目錄

記序引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崔府君廟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威德院功德記

朝元觀記

游龍山記 歸潛志

中說類解引

送麻徵君引

道學發源引

滏水文集引 滏水集

祖唐臣愚庵序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麻革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楊雲翼

王若虛

道學發源後序

王若虛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王若虛

故物譜引

元好問

杜詩學引

元好問

金文雅卷十

秀水莊仲方編

記序引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元好問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
 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
 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積圯
 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為
 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
 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
 貲以力迭為伙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葺事龜勉朝夕罅漏者
 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漫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
 廟則為禮殿為賢廡為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牲薦之廚
 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為師資講授之

堂為諸生結課之室為藏廢庖漏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於是乎在乃八月落成絃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為可見矣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為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為仁義禮智出於天性其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為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為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為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為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

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飮於聖賢之化日益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為井田自戰國以來埽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豈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諛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縣蒞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斷凋為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為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況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為用為周為漢同歸於治何詳略遲速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

景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剋剛矣且以文治為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尚邪說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攷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絕業舉大常之墜典其見於恆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雖有必至癯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綫獨吾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樂為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

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贓賅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燬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為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於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為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於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

之嗣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衰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屨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為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於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元好問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晉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強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數步遂可以

載舟楫匯為巨陂派為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唯神之為歸割牲醞酒日月不絕宮庭靖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遊覽之盛予兒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潛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寶坻高侯天輔憫外門之積毀也力為新之起於辛丑之正月而成於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子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元好問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轅轅南為穎谷轅轅崧高在焉穎谷穎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為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為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為鈞之州治九山環列穎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為比自昔號為東望唐人陳寬記穎亭所見以為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灑迴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為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闌闌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閼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為具館

之或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棋槩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材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閩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為巖巖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如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水石澗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所文豈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閼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黷自附於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蹇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子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

佳士而封彫邱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為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威德院功德記

元好問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塢廟處眎他郡為尤多宣政之季廢於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為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甯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為嫌行視寺後平崖其上可剗治乃乞地於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於韓厚而僧因為之勤也玘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二指為供誠意堅苦為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為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為木石橋以便往

來然後寺事成玘為予言如此且強予記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為人天師也唯其死生一節強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為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為區區之塢廟豈不警咳嘖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且且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宮亦何遠有鞠為園蔬之嘆乎吾於是乎有感

朝元觀記

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為予言初國兵以庚辰

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
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村里白
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
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
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
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
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
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庀徒蒞事土
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
禳禱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廩截然一新又參佐
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眾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
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
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
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

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旣多
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
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
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
拱壁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自
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
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遊非自苦也惟侯知
物之不可大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
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
鍊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
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
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
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
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

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元門臨濟之目與吾辛
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迺東游洛因避
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
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
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
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
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
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遊焉今年夏
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
於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栢山業已游矣惟龍
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
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

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
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
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
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淳澆者焉泆
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
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
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
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
林亦多杉檜栝栢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
幽遠可愛木蘿松鬣霄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遠涉而
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有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
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
立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
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噴岒巧鬪

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
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芒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資緣入
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
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
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
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
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
愴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
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主其家山為勝更嘲迭難
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者
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
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
寺山勢漸頽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
主僧導客以登厯嵌崆坐盤石其傍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

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
原野分畫條列厯厯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
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
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遊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
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
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
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
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
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遊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
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
隨紀庶幾茲山之彷彿云已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中說類解引

趙秉文

文中子聖人之徒與孔孟而下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
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為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見道

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於宋儒多出新意務詆斥忠厚之氣衰焉
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爲心哉中說舊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
但纂爲三類一明續經有爲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文
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有助於萬一云

送麻徵君引

趙秉文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爲人不仕則爲己是以古之君子知進退
之有義進不爲榮退不爲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
之不爲喜失之不爲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於中形出養氣之
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爲未也推而至於
聖人之於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於
是者惟麻徵君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
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召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爲知義
悠然而辭君子以爲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
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爲之引

道學發源引

趙秉文

天地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於心成於性雖聖人教人不
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於性者也有悖逆
愧生於其心此敬之見於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
之而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夫愛親者仁之源
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體之謂誠無所不盡之
謂忠貫之謂一會之謂恕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
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於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曾
子之所傳者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
以啟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
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意庶幾其有傳乎
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雙翼闕一
不可學者苟曰吾求所謂知而已而於力行則闕焉非所望於士
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爲異學高論者曰家人語耳非惟不足以

知聖人之道是猶詫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
愚謂雖圓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於
載之東西銘子輦之聖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
於堂奧總而類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有異流者歟

溢水文集引

楊雲翼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於理非文也自
魏晉而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
尚夸詞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日擇其所爲文
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余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
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
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
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遊然聾瞽無與乎視
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之景歐者余雖老
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冬十有一月庚戌日前翰林

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皋落楊雲翼引

祖唐臣愚庵序

王若虛

鶴臺祖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既經喪亂流寓河朔
非復庵中主人矣猶爲題榜以求詩文於士大夫嗚呼凡物有其
實而後得其名實無有焉名烏從生實固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
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而業精蓋世所謂賢且智者而顧加
此稱是視薰以猶指涓爲涇也無乃乖戾而不合乎人情耶且先
生安靜寡欲不求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撓不必嫉邪憤世
如柳宗元遠害全身如甯武子果何取乎此也意者直出於至謙
故歟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其心愈謙其責已也重其取名也廉
雖有軼羣絕俗之資而自視欲然常若不足此其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者善而無伐所以爲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爲孔子其與浮躁
街露急於人知虛而無盈處之不疑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於
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溥南遺老王某序

後進卷下

七

道學發源後序

王若虛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蘄然君子不以爲過夫聖人之道亘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無傳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蠹之駁而不純者汨之而眞儒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於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於功名利欲之私至其語道則又例爲荒忽之空談而不及於世用髣髴疑似而失其眞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哉故士有讀書萬卷辯如懸河而不免爲陋儒負絕人之奇節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於惡者唯其不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故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於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已自宋儒發揚秘奧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於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於吾道豈淺淺哉國家承平旣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參稽眾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

之眞而不專於傳疏其所以開廓之者至矣而鳴道之說亦未甚行三數年來其傳乃始浸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君尤爲致力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之此發源之書所以汲汲於鋟木也學者嘗試觀之其必有所見矣心術旣明趨向旣正由是而之焉雖至於聖域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可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功爲人之周而喜爲天下道也故略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王若虛

成王戒卿士以謂推賢讓能則庶官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子有道相爲徒而其徒相爲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衆賢和於其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於受斯伯夷讓於夔龍皋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於已而不妒不賢於已而不侮師於人而不恥告於人

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爲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鯁鯁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聞其不能而己若也則幸而喜如其能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於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今子始踐仕途而得李君者爲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益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爲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其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故物譜引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父銅

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綠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書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如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

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元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必後之恤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可不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遊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愧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杜詩學引

元好問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凌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為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為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為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為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

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
公注杜詩已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
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為一書名曰杜
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俟兒子輩可與
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金文雅卷十終

金文雅卷十一目錄

議論原說題跋

上廟號諡議 金史

完顏宗磐

宮縣樂曲議 金史

完顏宗魯

南遷議 大金國志

趙秉文

侯守論

趙秉文

東漢論

趙秉文

知人論

趙秉文

直論

王若虛

論語辨惑總論

趙秉文

原教

趙秉文

庸說

王若虛

復之純交說

蔡松年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式古堂書畫彙考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式古堂書畫彙考

施宜生

題楊少師侍御帖後

王寂

題三仙帖後

王寂

題田不伐書後

趙秉文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趙秉文

題異壺圖

趙秉文

題楊少師書陰符後

趙秉文

七仙人詩跋

中州集

雷淵

跋國朝名公書

元好問

書張侯言行錄

元文類

徒單公履

金文雅卷十一

秀水莊仲方編

議論原說題跋

上廟號諡議

天會十四年

完顏宗磐

國家肇造區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撥亂光啟大業太宗文烈皇帝繼志卒伐奮張皇威原其積德累功所由來者遠矣且禮多為貴固前籍之美談厚德流光寶本朝之先務伏惟皇九代祖廓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馮遷於負夏太王避狄邑此岐山聖姥來歸天原肇發皇八代祖皇七代祖承家襲慶裕後垂芳不求赫赫之名終大振振之族皇六代祖徙居得吉播種是勤去暴露獲棟宇之安釋負戴興車輿之利皇五代祖孳英雄姿邁世美略濟時成百里日辟之功戎軍既飭著五教在寬之訓人紀肇修皇高祖太師質自天成德為民望兼精騎射往無不摧始置官師歸者益眾皇曾祖太師威稜震遠機警絕人雅善運籌未

嘗矜甲臨敵愈奮應變若神皇曾叔祖太師機獨運心公無私物
四方聳動諸部歸懷德威兩隆風俗大定皇伯祖太師友于盡愛
國爾惟忠謀必罔愆舉無不濟累代祖妣婦道警戒王業艱難俱
殫內助之勞實著始基之漸是宜采羣臣之僉議酌故事以遵行
款帝于郊稱天以誅謹按諡法布義行剛曰景主義行德曰元保
民者艾曰明溫柔聖善曰懿請上皇九代祖尊諡曰景元皇帝廟
號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和純備曰德道德純一曰思請上皇八
代祖尊諡曰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爭曰安好廉自克曰節
請上皇七代祖尊諡曰安皇帝妣曰節皇后安民治古曰定明德
有勞曰昭尊賢讓善曰恭柔德好眾曰靖請上皇六代祖尊諡曰
定昭皇帝廟號獻祖妣曰恭靖皇后愛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曰
襄強毅執政曰威慈仁和民曰順請上皇五代祖尊諡曰成
襄皇帝廟號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愛民好與曰惠辟土兼國曰桓
明德有勞曰昭執心斷決曰肅請上皇高祖太師尊諡曰惠桓皇

帝廟號景祖妣曰昭肅皇后大而化之曰聖剛德克就曰肅思慮
深遠曰翼一德不懈曰簡請上皇曾祖太師尊諡曰聖肅皇帝廟
號世祖妣曰翼簡皇后申情見貌曰穆博聞多能曰憲柔德好眾
曰靜聖善周聞曰宣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諡曰穆憲皇帝廟號
肅宗妣曰靜宣皇后慈愛忘勞曰孝執事有制曰平清白守節曰
貞愛民好與曰惠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諡曰孝平皇帝廟號曰
穆宗妣曰貞惠皇后愛民長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夙夜共事曰
敬小心畏忌曰僖請上皇伯祖太師尊諡曰恭簡皇帝廟號康宗
妣曰敬僖皇后仍請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聖肅
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為永永不祧之廟須廟室告
成涓日備物奉上寶冊藏於天府施之罔極

宮縣樂曲議 大定十一年

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縣用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
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用三十六架五禮新儀用四十

八架其數多似乎太多今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之樂三十六簾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簾宜用宮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簾又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雲門之舞冬至日至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六變謂六成也唐宋因之蓋圜鐘夾鐘也用爲宮者以上應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欲神聽之也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鐘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爲名

南遷議

完顏宗魯

盤庚遷亳不可做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今外人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爲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輸于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爲雄強之國臣以爲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

侯守論

趙秉文

或問建侯置守孰爲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四夷而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睹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於古鑒土崩之失謂封侯可復行於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爲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列郡縣隳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爲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爲也及虺蛇之螫斷一

臂以去所患怯夫爲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
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
樹屏使諸侯各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革入其財賦使更爲肘
腋互爲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
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訐夷狄肆侮社稷阡危人主
有睽孤之勢海內無勤王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
得不封建昔者議天寶之亂房瑄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祿山聞之
曰天下非吾有也旣而太子阻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相維瑄之
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
民則軍不分修其城郭備其器械則人自爲戰我眾彼寡夷狄不
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爲我有二也雖有強獷之徒
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六國之徒八王之禍皆封建爲之
也子尙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爲救弊不
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

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況罷侯置守非大亂之
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

東漢論

趙秉文

善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從逆微者逆之甚者從
之寒熱通塞因之有時故病未治更生他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
夫然後病可除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以有爲政出外戚
孝和與鄭眾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
食如故病留于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
誅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病猶可爲也明年誅聖
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衡左瑄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
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憤冀冀乃可圖已而單匡等
果誅冀五侯復恣橫將有繼是而思進者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
之理也終之陳竇繼誅起矣此病甚而不用從之故也是後羣公
欲盡誅內宦內宦旣除而漢亦亡譬猶故病未除益以他疾其病

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治制之一用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
去六七者良爲此也嘗謂西漢大臣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
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功其弊也養交安祿而王
莽以穿窬之智坐攘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頽俗然不
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覬覦其
敵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回天下者豈淺丈夫之所爲
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爲春仁也庚爲秋
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道不可以亟也于卦一陽生
爲復二爲臨三爲泰四爲大壯五爲夬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
猶戒之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
或曰然則仲尼隳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
後世王肅之學是非聖人之學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哀
公問社於宰我說者以爲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行篡國政失于
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誰謂仲尼

爲政期月而遂隳三都乎易曰順而正之觀象也或曰李杜當梁
冀廢立之時將爲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
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順而不正李杜正而不順
順而正之其平勃乎陳寶諸侯猶裸袒而鬪虎兕之齒也至則靡
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佛肸公山弗擾召子欲
往聖人不絕惡人之辭陳實所以送張讓之葬也雖然有實之心
則可不然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知人論

趙秉文

天下之患莫大於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巖抵罅無所不
至其始也僥倖於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於國家覆
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爲患也甚矣小人之爲患難
知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
惡來汰如樂厲之爲難也譬如猛虎獠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
在乎小惠似智矯諫似忠趨起盤辟以爲敬內厚情深以爲重見

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功而不思遠慮主有所向則逢其意而先
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周人主之寵其信足以
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晉荀勗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
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無所不
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生爲利之見以爲事固當然無足慮者
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少年酣聲色以蠱其心至于暮齒八邪
攻其外百疾侍其前則不免餌金石之品以駐須臾之期則疽癰
者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酒色之蠱其先也故賊莽
之篡內宦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
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數十年之後求
其免於後患也難矣哉然則何以知小人與君子曰難言也雖然
試言其略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
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
之小過而不怵于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

也

直論

趙秉文

傳曰正直爲德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然
則直之爲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
反是者有物蔽焉耳貪者怵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
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
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
弗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于言懦者必見于色
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耳然則直之爲德且祥也亦明矣然
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爲直後世徼名以近福也吾非
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纓冠而救鄉人之鬪也親
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
可乎是故言有當于分行有合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吾守道也言
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徼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

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于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爲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冶以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宜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此亦可以辨是非在君子而必知有所擇矣或曰君子而不直焉者其可乎曰未可也食其祿任其責君子殺身爲之以直焉可也吾非眾之有眾非吾必從在君子亦完其力而已矣夫君子者動靜語默不離其道者也

論語辨惑總論

王若虛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于深也過于高也過于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

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于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爲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爲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于高者也凡人有好必有惡有喜必有怒有譽則

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子曰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評貞語何害于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辭至于杖叩原壤呼之爲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皆過于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原教

趙秉文

夫道何爲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此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於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通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曰事繫諸道德仁義禮關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關佛老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爲儒者學王而不至其弊必至爲佛老流而爲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

有申韓也歟過於仁佛老之教也過於義申韓之教也仁義合而為孔子孟子守先王荀卿法後王孟荀合而為孔子

庸說

趙秉文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敘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於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於子思子者也經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美則美矣果可以療飢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以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糲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庸也然則夷齊非耶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於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於不

恭非庸也果何者為庸乎要不出乎中而已

復之純交說

并序

王若虛

之純嘗為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若虛名篇者是也其初本自為一首蓋辭氣意旨出于莊列可謂奇作使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之多歟予讀而悲之乃復以是說云

狂生既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無意于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子之病果革矣已實行謂人之亢憫我將顛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踐迹之乖歟子之病革矣怨之不可媒也禍之不可賈也雖微子言吾寧不知逐逐而羣疇非吾鄰形交跡接何者可絕鍊脩調適之善而吾病始兆悟而藥之治養以方寬中溫外茹柔吐剛駐其明而內視凝其聰而反聽行之期月乃復其常心平氣和百邪不攻乃愈而康子獨日臻以達膏肓醫望而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無以招之彼孰汝尤無以結之

彼孰汝仇待物太狹謀身未周睢盱彷彿蔑睨九州羣讜以咻凶
乘禍鳩勢窮力竭而投諸囚以伏于幽閔氏之與居槁伯之爲游
悒悒兮而私自憐子子乎其遺世而無求也吾絕物邪抑子絕也
山淵之峻子將趨而過今胡其摧汝車而沈汝舟豺虎之毒子將
不之櫻今胡其齧汝趾而嚙汝喉出于外者亦旣然矣伏于中者
竟如何哉顧嘗憂我今爲子憂蓋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以
治子豈能從我而冀其少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蔡松年

老坡平生多與異人遇此詩帖云傳于丹元丹元者道人姚安世
自號也先生將赴定武前兩月與姚相會于京師出南岳與寶東
華李真人像及所作二詩言近有人于海上見之蓋太白云雖事
涉荒怪然決非煙火食肉人所能贖作嗟夫二公未遺世時世皆
以謫仙目之今當相從于閬風弱水之上醉笑調謔靈音相答皆
九霞空洞中語眾不可蓋後復有神游八表者傳誦而來洗空萬

古俗風吾老矣尙或見之正隆四年閏六月西山蔡松年題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施宜生

頌太白此語則人間無詩觀東坡此筆則人間無字今有丞相蔡
衛公所題則人間無所啟其喙縱復妄發適爲滓穢清虛此卷當
有神物護持自非夙緣留名十洲三島者未易得見矧擅有而藏
之者豈陸行人哉二公仙去已久衛公且謂復有傳九霞空洞中
語而來僕敢言蕭閒住世今此身是何謂尙或見之耶施宜生謹
書

題楊少師侍御帖後

王寂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
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
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
耶

題三仙帖後

王寂

穎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耀東坡書如魏鄭公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峰蓮峰中峙二峰旁迤秀色無可減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題田不伐書後

趙秉文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於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脩潔不失其為才大夫顧以小詞自憇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趙秉文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冲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嫉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

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心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除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有可以寓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奸雄無所不為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為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温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熙寧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為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忠愈不衰東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風蓋世予于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趙秉文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

體壺之虛心一事足矣何以多為恐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為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已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所謂虛耳若夫虛為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為其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可以見吾之言矣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趙秉文

白頭癩目反妍其蚩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蝕烏篆山崩川坻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瘿而懷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奇奇奇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七仙人詩跋

雷淵

興定庚辰夏六月望予與元好問趙郡李獻能同游玉華谷又將

歷崧前諸刹因憩于少姨廟元周行廊廡得古仙人詞于壁間然其首章直屋漏雨為所漫剝殆不可辨乃登木石而上拂拭汎滌追視者久之始可玩讀觀其體則栢梁事則終始二漢字畫在鍾王之間東井又元鼎所都幽州必賢宗子虞也夫眷眷不忘幽州者非吾田疇尚誰歎田復所事之讐却曹瞞之賞衰俗波蕩中挺挺有烈丈夫風氣其死而不忘蓋無疑其能道此語亦無疑觀者不應以文體古今之變而疑仙語也噫仙山靈岳宜有闕術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而世人莫之識也予三人者乃今見之夫豈偶哉再拜留跡以附知音者末渾源雷淵題

跋國朝名公書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

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
古人宇文太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
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
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句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
龐許且置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
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
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
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書張侯言行錄後

徒單公履

嘗讀莊周書見其爲養虎之說曰善養虎者當時其饑飽而達其
怒心竊謂莊周出世之士嘗治其浮游猖狂之說乃引類取譬得
用權之法予因周之說而且有所感焉士之出身以仕于時者天
豈不欲得仁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事哉不幸而當世道失
平之日其所遭際多强悍勃惡剛獷暴露之人猶之虎也苟一旦

徵是非于庭辨之際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
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于國計何如耶僕因閱澹游王公所狀
張君行事見其待東師未嘗逆其盛氣得與之相終始而無敗事
之失巧乎道術之士其知莊周養虎之說而達其怒心者乎士生
不辰有能高遁遠引如夷齊魯連子則無說矣審不能爲是舉當
以張侯行事爲處身之法其無調虎以取反噬之禍撓敗國計貽
世人嗤笑云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volume.

金文雅卷十一終

金文雅卷十二目錄

祭文哀辭傳墓銘

祭陣亡士卒文

祭姬平叔文

設醮祭亡靈文

姚君哀辭 中州集

姚醉軒先生哀辭

祁忠毅公傳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梁公墓銘

東明令王君雞澤尉楊君死節銘

任子山壙銘

郭公碣銘

李仲和墓碣銘

衛紹王

趙秉文

李俊民

王寂

党懷英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王若虛

進士彭子升墓誌銘

王若虛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奉直趙君墓碣銘

元好問

金文雅卷十二

秀水莊仲方編

祭文哀辭傳墓碑銘

祭陣亡士卒文

衛紹王

禁烟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乏祀神哭陰風惟子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填臆其類有泚

祭姬平叔文

趙秉文

孔孟云遠士喪真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嗟嗟平叔今之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暫為御史龍鱗輒犯既丞大理繁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德玉粹冰清撫姪如子事嫂如兄貞不絕俗廉不近名世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真宅孰知平叔蒙莊摩詰舉世不知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惟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躋易地皆然人無異

22

議我初卧疾以死諉公公爲無然則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計已決謂言六秩乞身退閑期月不待龍髯遂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爲天壽惟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今不復得已矣如何

設醮祭亡靈文

李俊民

嗟嗟汝靈生非汝有寄此浮世薤露易晞風花易墜倏然而來忽然而逝賀者未已弔者隨至亡者之魂存者之淚傷心哉陰德之門或子或孫蘭刈之後有時而生急難之原或弟或兄荆枯之後有時而榮投江爲父孝感者女化石爲夫思深者婦悲樹之風念親而哀望思之臺欲子之來顏死相繼一家忠義袁死相告一門忠孝嗚呼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生非所惡死非所好伊誰不然在順其道日月之行蹙其來往霜露之降助其悽愴雖在幽冥不昧英爽潔我庶羞宜其來享

姚君哀詞

王寂

昔吾先君所與交游皆當世名士寂時尚幼每聞談姚君之美殆不容口正隆改元之明年寂始識君款接緒餘過所聞遠矣公諱孝錫字仲純安豐人也宋宣和甲辰舉進士第調代州兵曹彈冠振衣方有志於行道居亡何雁門失守主將以城降當時官屬晝夕股栗謀所以生公投床大斲絕不以經意人或問之公曰死生天也夫何懼之有士大夫以此多之皇朝奄有起公爲五臺主簿未幾移疾蓋不復有意於世矣林泉佳處杖履時一徜徉乎其間如是者五十七年大定辛丑八月日以疾終春秋八十有三先是歲饑物價翔踴長鬚輩收貸粟以規其利公怒而責之曰汝輩無狀苟家有餓殍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亟命散去絲是益稱長者公天資簡淡平居專以書史自娛雖處暗室無秋毫之欺以至死生禍福不泊於胸中況顧富貴爲何等物也平生知我無如公者公之云亡寂適從事于四方繼丁家難不得置生芻于門下負媿多矣嗚呼九原冥冥念無以致其哀者作此詞以哭之其詞曰

公之父祖珥漢昭兮公之兄弟揭世標兮丁年射策追董晁兮走
官窮塞政有條兮宣和失馭九鼎搖兮厥民塗炭生不聊兮守臣
納土皆願朝兮公獨完節傲乃僚兮中天特立幹斗杓兮致之不
可況折腰兮退安邱壑躬牧樵兮西子掃除嫫母妖兮龍媒連蹇
駑馬驕兮英聲義氣江漢朝兮文章德業日月昭兮初聞警歎如
九韶兮坐覺形穢鄙吝消兮醉軒下榻晝爾宵兮峰山執別歲月
遼兮宦游南北木偶漂兮期君壽考松不凋兮無何集舍鵬似鴉
兮少微中夜掩紫霄兮百年如夢鹿覆蕉兮六十小劫風雨飄兮
滕公載義駐使輅兮黃旛裹襯恨未消兮與公平生言久要兮竝
遊地下廉藺超兮佳城一閉無復朝兮人琴俱亡誰與調兮山空
月冷夜寥寥兮鳥啼花落春蕭蕭兮隻雞斗酒敢忘喬兮臨風揮
涕川路遙兮魂其如在尚可招兮

姚醉軒先生哀詞

党懷英

望西山以馳弔兮其下維德人抱明月以螭盤兮寧終屈而不伸

天昏廓以四闢兮羣飛紛其上翥將搏拳以並征兮惜衝風之落
羽蘭爲佩兮桂爲帷誰招余兮余從與歸青雲豈難振跡兮顧捷
結之不素玄豹自媚其文兮亦何嫌於隱霧詩書與友兮琴尊與
游適意自安兮猶足以比素封之侯惟清閑爲祕福兮非有力能
兼取雖神仙猶可畏兮曾莫樂於下土數與數相乘除兮常此奪
而彼與陋巖栖之下概兮心實往而跡藏出非微而處非隱兮吾
獨蹈古人之所常隨時委順以終老兮噫先生爲不亡

祁忠毅公傳

并贊

趙秉文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
醫海陵朝續遷通奉大夫太醫使自以數被恩遇欲自劾會後宮
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言諫南伐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有
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滅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
君下有宗翰宗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
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

以大起徭役首營中都民已罷困興功未幾復建南京繕治甲兵
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嗟怨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
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
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
眾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於市籍其
家產天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聖人也越明年
世宗卽位於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產泰和初詔定大臣
諡尙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
伏見故贈資德祁宰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盡傷厥心
是以世宗卽位首贈以官陛下仍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
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
不在諡議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時居高官食
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渙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
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謂非常之人

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
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病謹藥石以決
死生可也至於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臣所難能
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
丈夫疇克臻此贊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虐猜自用忍
戕其母何愛於公而區區納忠以下劓上卒餌虎口身雖沒而名
不朽諡曰忠毅不亦宜乎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趙秉文

吾友翰林修撰王君從之有言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
而不傳能吏吾嘗誦之云耳如吾葉令劉君既有惠政又有才幹
稱可不謂全乎君諱從益字雲卿蔚之渾源人南山翁之胄也第
進士任監察御史日知無不言與當途者辨曲直以罪去天子憐
其才起爲葉令下車修學講義聳善抑惡一之日礪而教之二之

日惠而安之奸吏惡少望風革面君曰未也事有大於此者葉劇
邑也路當要冲賦入七萬餘石自擾攘之後戶減三之一田不毛
者千七百頃而賦仍舊可乎請於大司農減二萬石邑賴以濟流
民自歸者數千未幾被召百姓詣省請留不果授應奉翰林文字
踰月以疾卒遺民間之以端午罷酒樂設爲位而哭越明年使李
道人來乞銘嗚呼非君之才之美之惠曷能使民既去而挽留既
沒而不忘繼之以泣也哉乃爲詞以招之命曰悼騷以慰父老之
思其詞曰

皇天賦予若人兮鍾南山之粹靈紛吾既有此淑質兮又伸之以
修能擷六藝之英華兮襲六桂之芳馨峩予冠之豸兮胡獨罹
此謫也飛子舄之鳧兮胡遽去此邑也蘭秀而摧兮玉貞而折
也猗才之富兮胡壽之嗇也噫嘻將騎箕尾上比列星乎抑乘白
鶴下顧遺民乎將爲景星鳳皇以瑞斯世乎抑爲祥風甘雨以濟
斯人乎維此葉邑君之桐鄉魂兮歸來無去故鄉些復銘其墓曰

維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墳二子耶既秀而
文將大其門耶噫

梁公墓銘

趙秉文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于穆清講明乎蒐狩之制
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章論列以爲其地在重山
之陘積陰之所春燠不毛夏暑仍續殆非所以頤養聖躬也況蕃
部野心難制萬騎撇烈信宿可到萬一解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
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爲先事之戒書奏縉紳危之上曰此
愛我也庸何傷詔爲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
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平賦書累數千言其大略言大定四年
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
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
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寬
狹鄉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等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雖三經

通推並依舊額臣恐瓶罍之詩不獨譏于古矣書奏上深嘉歎命藏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常其後果爾及平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督賦者病焉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惟觀立朝大節其他可略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能建白如此使之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襄字公贊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銘曰於皇世宗百度惟貞世平講武駕言涼崕言言梁公獨以諫鳴傲戒無虞屢省乃成謂天蓋高胡動以誠帝曰愛我詔尼其行薄海內外聞公直聲匪惟公直曰天子明平賦一書時其重輕世有主父不孤賈生沈史飫經拳華摘英浩浩而博涵涵而溘小試所長風馳霆驚名聞天朝不登公卿惟皇好直錫之肩榮尙詒來者視予此銘

東明令王君維澤尉楊君死節銘

趙秉文

貞祐元年秋九月北兵至河朔東明令王毅之剛雞澤尉楊君過

叔黨死之詔褒贈有差嘗謂士大夫高爵厚祿平居左繩右準以功名自許一旦仗節死義顧出於簿領之卑彼區區一令尉乃能樹立如此庸詎知名爲主識寵光身後也哉誠義激于中不忍偷一己之安而驚百姓之患非剛明者其孰能之乎銘曰邊臣失機竟速抵巇來亦不麾去亦不追坐視穴陣反棄其師令尉之卑而能死之噫

任子山壙銘

趙秉文

予嘗怪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詳如此而王公大夫功業無聞者略而不及一言何也旣而歎曰此後世作史冗長無法徒爲紛紛而太史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爲良史之法者也有一人之人有百千萬人之一人有百世一人有千萬世之一人之二人亘千百世千萬人之一人者非耶可使以其技無聞也哉漢書不傳張仲景唐書不傳王冰識者尙有遺恨其偶遺之耶抑削而不錄之耶賴其遺書傳于後世使其書并亡則治人之功無

乃闕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辭也公諱履貞子山其字也以醫聞

許州長葛人銘曰不緇而僧不官而儒顧以醫鳴不求贏餘其四休居士之徒歟

郭公碣銘

趙秉文

君諱某字某某郡人宋宣和中族子以高貲聞欲因權要以貴公曰請託公行晉所以亡也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未幾宋果亂入皇朝第進士仕至某以某年卒嘗試論之入之壽夭窮達係於天而其子孫之賢不肖與其世數之遠近則係乎其所積之有厚薄予于見聞間以陰德有後者得三人焉若王實父守洺有德于洺人而以橫逆被禍其子學士君彥潛以進士甲科文學名于世賈迪功稱為遺直而子戶部尚書執剛以政事聞于時君以慈仁孝友輕財樂施位不滿德而轉運使公富貴而好德康寧而壽考以忠果強敏聞于天下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也乃為之銘銘曰不能銳是以鈍不于試以昌其世世

李仲和墓碣銘

王若虛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全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于親順于長仁于僕妾其待友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為鄉曲所重徑行直視旁不覩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爲癡而笑面目嚴冷疏于禮貌箕踞跣不能一作謹媚狀向人人復以爲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閭闔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為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為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時譏彈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遊京師遍謁一時鉅公顯人間投之以所業冀幸撼動借聲勢因有所諧卒不售也子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交態

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雕陰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卷覽之太
息悵然有懷以爲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齊西非甚遠平
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遂此心
若復不獲茲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比從事淨
屠學參究孜孜自以有得既又習辟穀法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
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輒歆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
不能奪其心也其竟以是終乎予媿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
其有大志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
行己之概而爲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世
以慰仲和之靈焉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爲後春秋若干卒于某年
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
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否焉則止面而不心滔滔皆是
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進士彭子升墓誌銘

王若虛

君諱悅字子升世爲真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簿子升幼
明悟過人儻有立志讀書爲文悉得其妙處承安五年擢經義
進士第調冀州錄事判官仁政温温民到於今不忘秩滿注濱州
鹽管句徙知鄧州穰縣事其政如其冀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
忽得狂疾喪心若物憑者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
蓋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于眉
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
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且享
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
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子隨奪
得不償喪君子謂天之於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然大
慰以謂嗇乎彼者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
之徵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穰也予爲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
汴梁旣畢且散予歸意甚急于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

爲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爲一日留痛飲極歡夜艾而
罷翌日相別於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遂爲永
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維曩昔同居於里中與今恩州司判
王君士衡淡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爲兄弟交年壯氣銳馳
騁於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旣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於文
字以傳諸好事者夫豈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
也一旦飄零南北相望如辰星固已歎舊遊之莫繼而後約之無
涯孰謂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意者十八
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耶故予於此
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
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於
西城之先塋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
旣秀而枯有銜不祚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
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遊有衣冠龍門之目衛
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
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
官出爲湖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
蘇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
太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
念咄咄嗟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
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
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
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
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
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
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

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強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

定未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蒞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尙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屯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

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
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
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
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
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
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粹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
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
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
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
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
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歲以正大八年辛卯八
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
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
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

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
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敵無遁情太
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
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
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
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
之石有銘

奉直趙君墓碣銘

元好問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藹然有古人
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礪逸賓王世賞
彥功游總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
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
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

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究心於六藝之學
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爲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
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
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養士太學薰濃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
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
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爲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
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
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揮使與
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爲出故終
宋之世爲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爲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
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重
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
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仕郎守
解州安邑丞卽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

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
之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爲書以絕之正大初修宣宗
實錄揚禮部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爲編修官召至史館力
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
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
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筯而起歎曰知有今日久矣尙何
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
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
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尙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
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
經術自救者私欲旣勝強爲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
旣高且恬然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飮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
知其爲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
知君者著於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
人而得之何計乖逢環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
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青紫華髮
元龜望君百年君游不留道將孰傳松柏之邱石表其前是唯子
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金文雅卷十二終

